

不長不

女英雄

(故事)

第五  
〇  
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## 女英雄

廣東一帶地方，在古時通叫南越，雖然早早與中國交通，但是居民十分之九是蠻夷，部落又多，種族又衆，有的住在山洞裏，有的與平民雜居，直到如今，留下這種風俗還沒有全改。當中國南北朝（在今一千餘年前中國全境分爲南北兩朝）時候，蠻族中出了一個女英雄，把她所管的蠻人，結成一個大團體，保全了幾州的人民財產，不問外面治亂。這時中國大亂，全仗她一人手腕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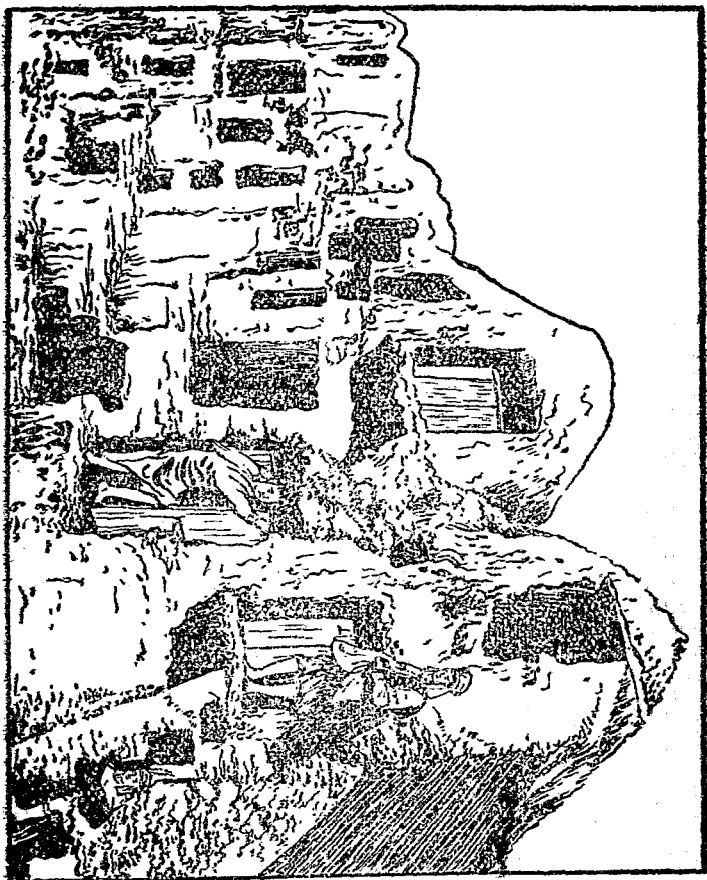
把廣州全境弄得太太平平。身歷三朝（梁，陳，隋），保全南土，這三朝的君主因為她勞苦功高，都封她為國太夫人。諸位請看古來歷史上的人物，像這樣文武兼全的能有幾個？她真算得是女中豪傑了。

高涼（今陽江縣）近海的一個所在，四面小山，中央一片草場。每到春天，綠草滿地，樹木成陰，越顯得山川清秀。對面一碧無邊的大海，海中聚往船隻，歷歷在目，都是做買賣的商船，山上有一所壯麗的房屋，氣勢宏大，如同官府一般。屋後棕櫚樹長滿了山谷，林

中有很多茅屋，便是附近小部落酋長（蠻人頭目也）的住處。中央大宅子的主人姓洗，原本高涼人氏，代代都做南越的首領。手下部落，有十餘萬家，奉承洗氏的號令。洗氏佔領山谷，那幾州土人全歸他管，算得世世的蠻夷大長。代代傳下來，到中國梁武帝晚年，這時首領無子，單生一個女兒。她自幼聰明，雖是生長蠻夷，却沒有一點蠻人的習氣。而且從小就愛念書，她父親歡喜她，特地請了幾位文人，來給他教讀。平常女子讀書，總是在詩文上用功。她却不肯如此，總在古人事業的成

敗上注意。她說：『人能毅讀書明理，做起事來就不會失敗。』到她成人的時候，不但深知兵法，而且通達世故。那些騎馬射箭的工夫，更不用說是數一數二了。洗首領到了晚年，便把一切大事都交給女兒辦理。她便弄得井井有條，很得那些人民的信仰，沒有一人不稱她能幹的。衆人見她相貌又美，性情又和平，都說她是天女下凡。直到她父親死後，她便做了南越的首領。

蠻民的住處，大半在深山的樹林中，或者是山洞裏。平日專靠打獵和採取天然物品來過活，其餘的時候大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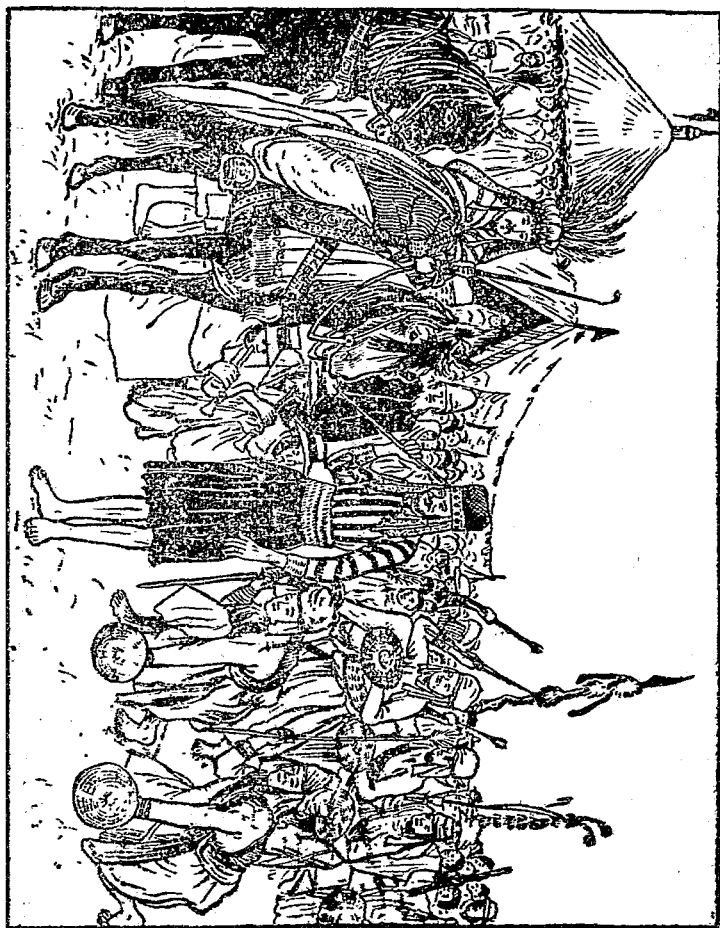
伏在樹林，等着行人經過，出來打搶。他們把殺人搶人看得不算一回事。而且他們種族太多。外面雖通通叫他們做蠻人，實在各有各人的祖先。我們所知道的有瑤人，苗人。苗人中又有花苗，生苗，熟苗之分。這不過略舉一二罷了。這些人天性好殺好鬥，往往因爲一點小事，這一洞與那一洞相爭，這一種和那一種相鬥。不知道兩邊要殺死多少人。而且冤仇越結越深，每每打得兩族人死個乾淨。這位女首領平日看見那樣風俗，早已想設法把牠禁止，無如自己是個女兒，難以越過父親，就

有許多辦不到的去處。現在既然自己做了大首領，大權在我，這手下十萬部落誰敢不聽號令。平日的心願，就可展布出來，行她的和平政策了。

南越土風，一年春秋二季，有一番大會。上而各部落的酋長，下至山洞的蠻民，各人聚集一個所在，烹羊宰牛，飲酒歌舞，算是上下同歡。鄉村的男婦也結隊跳舞，一聯十幾天。消遣春秋佳日。這回春季大會，恰趕上新首領接事的日子，更是十分熱鬧。

陽春二月，風煖天和，南越的海邊山谷中一帶桃林已

經開得如荼如錦。雲霞萬道，彷彿張開一幅畫圖，桃林中築起一個土壇，壇的上下左右都拿桃花來編成屏風，壇中安設一個高座，預備新首領的座位。壇下排列許多草席，便是各酋長的座位。日未正午，草場上已經坐得滿滿。座上的酋長或是用紅布來蒙頭，或是用顏色來塗在身上。前前後後不只萬人，都來賀新首領的卽位大禮。也有近處人民，聞風來看熱鬧的。又是春季大會之期，當地太守也派官員來代表致賀。這日新首領因爲舉行慶典，還要宴會各部大人，粧束得格外齊整。頭上是紅錦



纏頭，身上是錦袍玉帶，腰掛明月寶刀，騎一匹雪花駿馬，緩緩前來。左右圍繞著一二百蠻女，都是青衣窄袖，一色弓刀，跟著大會長的馬蹄前進。遠遠望繡旗飛揚，後面便是首領的坐騎，她時時含笑，對著道旁的父老問長問短。剛到會場，那些酋長大人，一個個高呼萬歲，又都伏身在地上，表示歡迎首領的意思。她與這些人見禮後，照例賞賜衆人的牛酒。跳舞一陣，快到散會時候，她便叫了幾位有勢力的大人，前去吩咐道：

『我們南越地方不算不大，部落不算不多，但是算起

人口來總是非常之少，而且是一年不如一年，這是甚麼原故呢？依我看來，這都是由於大家不能和氣的原故。有一個最不好的風俗就是常常因爲一點小事，自相殘殺。冤仇越結越深，鬧得不可開交，結果兩敗俱傷，把人畜田廬全給燒毀。這是何苦來呢？你們想想！大家同是一個祖先傳下來的，本來應該彼此親愛，就是有小不平的事，也應該先請酋長的公判。再不然就到我這裏來告，總有解決的法子。像他們這樣舉動，不等外人來滅我們的種，自己先把自己的種滅了。再過幾十年，我們

南越人種還會存在嗎？這個自殺的惡俗，真正可怕得很。自今天起，再不準他們這樣的胡鬧，若還不聽禁令，我就責罰你們作酋長的。再者我們部落平常總是散在山谷裏，彼此不通消息。一旦有事，大家不能相顧，這是平日不團結的緣故。現在我立定一個章程，一村設一個警鐘，一山設一個烽火。若有外來盜賊攻打我們，白天打起警鐘，夜裏燒起烽火。一村有事，各村相助，一洞有事，各洞相助，大家團結起來，外人誰取來欺。『還有一件事體，要告訴你們。大凡人類都是父母所

生，誰個不貪生怕死。你們一個酋長，平日養著許多奴隸，做起事來如同牛馬一般。一點不如意就隨便打殺。這般的行爲，全無心肝，全無天理，以後要禁止，不可再有這樣的行爲。外來行人也得和平相待，一不准打劫，二不准殺人。如果違背了我的命令，就得處死。『這就是首領立下的新法，部下誰敢不遵？不多幾時，南越的部民，簡直換了一副面目。各個種族大家都團結起來，也能善待外來的人民了。

首領有一個兄長，單名叫做洗挺，官居南梁州刺史。

洗挺天性凶暴，仗持家門豪富，在地方上很有勢力。又兼部下兵馬衆多，時常帶兵攻打別郡。南越人民，個個都怨他暴虐無道，都想殺了他。她每次和她兄長見面，總是苦口相勸。她說：

『兄受國家寄託，爲一州刺史，應當以土地人民爲重。親仁善鄰，安撫百姓，才是做刺史的道理。兄長不在這上用心，反而與鄰郡爭權奪利，結下不解的仇怨。一旦中央政府遣使責問，兄長還能反抗嗎？或是鄰郡州縣連兵來攻打，區區一州也難以抵擋。不是自尋滅亡』

嗎？兄長仗恃的不過是兵強馬壯，又有南梁州的土地，便以爲一世無敵。請看古來歷史上的成敗，沒有百戰不敗的英雄，也沒有全仗武力服人的道理。楚漢相爭，項羽是個拔山蓋世的英雄，戰無不利。結果敗於垓下，身死烏江，這就是武力失敗的榜樣。我勸兄長還是別講武力，留心民事才好。』

她這番議論，竟把一個逞強好殺的土豪，勸得回心向善。從此各地的仇怨也都解除了。這一來，不知道救活了多少人民。因此從南海起直到儋耳（力耳，南方國名）

的蠻夷，新來歸附她的，又添了一千餘洞。

梁武帝大同年間，羅州刺史馮融，打聽得她文武兼全，而且深明世故，相貌又美，見識又高，管領數州蠻民，不下十餘萬部落，弄得一絲不亂，很是佩服她的才氣。恰好他的兒子名叫馮寶的，正在做高涼太守，尙未娶妻。馮融與兒子說明要娶她爲媳的意思，就近遣媒說合，不多時日，南越的大首領，就改稱高涼太守夫人了。

馮氏祖先，原本是北燕的後人。馮跋（北燕第一代）

子孫失國，一枝奔到高麗，一枝浮海到中國的廣東。從馮融的祖父起到馮寶已是好幾代人了。初來就住在新會，宗族也有三百多人，父子作官到了刺史太守，總算是一個世家。因他們是北方人，本地人往往不聽他的號令。自從娶了夫人，勢力就增加了不少。夫人和夫君馮寶說起地方上的事，馮寶總是帶著不高興的神氣。

『夫人！你看本地人民，他們對於太守爲何總不滿意？我每次要辦一件事，發出號令去，好多人都不奉行。這如何是好？莫非太守無才，被他們輕視嗎？夫人』

是本州大族，又是南越民衆的首領，應該知道那些人的意思。『太守這樣問他的夫人。』

夫人答道：『郎君所說的話，我也久想對你商量個辦法，不是太守無才，總是因爲上下不能一氣的緣故。太守是一方大吏，號令不能風行，怎能把地方治好？我看要想人民服從，第一要官民能够通氣，上下如一，人民看官長如同父兄一般，事體才會辦好。南方風俗，原本與北方不同。郎君本是北人，宗族數百家，至今還行的北方規矩。他們見了自然有些隔別。依我看來，風俗從南而

北，倒沒有多大的關係。因此弄得號令不行，反爲不美。明天郎君可以把馮姓的宗人傳來，告訴他們一律改從南方風俗，你看人民自然而然的化除成見。上下果然一氣，不愁號令不能風行了。不知你以爲何如？」馮寶聽她如此說法，覺得很有道理，就依言辦理。不到多日，地方上的人民都奉太守的號令，不敢違抗了。

馮寶見夫人如此高明，不論大事小事，總和她商量。就是問人民的詞訟，也是夫婦並坐聽兩造陳說。她們判斷的案件，沒有一個人不服，因爲是判得很公道的。若

果有罪，就是太守的族人，或夫人的親戚，也沒一點私意，總是執法如山，不講一點情面，把一個蠻漢雜處的地方，治得安靜的了不得。人民都歌頌他倆人的功德，實在講起太守的功勞，大半都出於夫人的幫助。

後來，侯景作亂。（侯景是北朝的叛將投到南邊。梁武帝信他真心歸順，不久又反了。）賊兵把臺城（南朝京城即現今南京）圍得水洩不通。各路諸侯見君主被圍，紛紛帶兵去解圍。水旱兩路，一時並進。南下的兵馬不知多少。廣州這一方面，都督蕭勃是梁朝一家，自然首先

前去。唯有高州刺史李遷仕，看見中國這樣大亂，廣東地方富足，離中國老遠，平日中央對牠尙且照顧不過來，此刻更是沒法子，而且都督蕭勃要帶兵走開，正好是一個機會，不如佔住廣州，獨霸稱王，仿效趙佗（秦漢之間趙佗在廣東自立爲南越王）的故事。他一想高涼太守馮寶，兵馬衆多，地方又富，不如用計將他請來囚在衙內不放，然後問他夫人要兵，他夫人見丈夫囚在這裏，那敢不聽調遣？主意打定，一面遣人去迎馮寶說：『刺史要去援救主上，請太守快來商量大事。』馮

寶因爲國家大事，趕忙和夫人說明原委就要立時前往。夫人聽罷，說：

『我看李刺史這人，並不是忠於國家的人。這回外面雖是說得動聽，實在是一派的虛言。不過乘此機會，打算佔了廣州，看見我們人馬衆多，請你前去便把你扣留不放，做一個抵押品，那時再遣人來向我要兵馬，教我怎樣去對付他呢？你萬萬不可中他的計，看他舉動再作道理。』她這一說，馮寶也立時明白過來了。

不多日子李遷仕果然反了。他叫他手下一名武將杜平

虜領了部下精兵，直入江西地界。馮寶得知，便和夫人商量，夫人想出一個對付他的法子：

『杜平虜是李遷仕手下一員大將，用兵很是不弱。現在與官兵接仗，一時不能回來。遷仕他一人在州沒有多大能耐，不難一鼓把他擒住。若是我們帶兵去打他，少不得兩邊打起仗來，總要死掉好些人，未免有點不值。依我意思有一條妙計，可以不費一兵，將他趕走。』馮寶聞言大喜，立刻依了夫人計策遣人前去照辦。

這日李遷仕正在州中，人報有高涼太守差來的人求

見。遷仕把來人傳進，來人對他說：『本州太守因爲守土要緊，不敢離開地面。意欲教夫人前來與刺史相見，商量大事。』遷仕一聽是夫人前來，早已放心，就答道：『夫人前來，這裏歡迎得很。』夫人預備好了，立刻動身前去。快到高州的城門，遷仕遣人來查看，見夫人馬後一千多個蠻民，個個都担着土物，說是來給刺史進貢的。遷仕非常之喜，便叫開門相迎。那知那些担夫進得城來，個個將担子放下，內中盡裝的是弓刀矢石。一聲吶喊，完全都變成兵士。這時箭如飛蝗，石如雨

點，望遷仕打來。城內地勢又窄，本來沒駐一兵，那裏有人去抵擋。遷仕沒法，只有逃走一策，真叫他做夢也沒想到。夫人統手下兵馬，一直追過江西才止。這時長城侯陳霸先（陳武帝仕梁封長城侯）帶領人馬，在江西討賊。夫人與他相見，看他面目不凡，知道他後來一定是個大人物。回到高涼，她就對馮寶說起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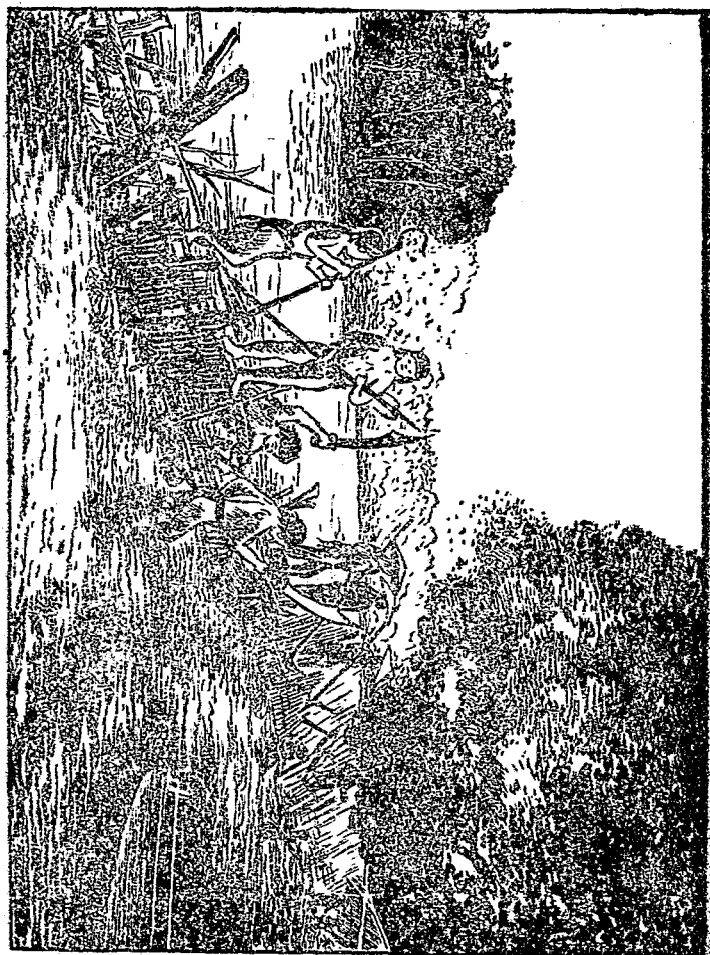
『陳都督大可畏也，看他深得民心，必能平定內亂。恐怕蛟龍得水，到底不是池中之物。我們對他應當好好的幫助才是。』霸先後來果然得了天下。

後來太守馮寶死了，嶺南一帶，因為中國聯年戰事，號令不能行到，廣州各地也亂起來，人人都想佔一個地方，各處都是盜賊，唯有夫人所管的地面十分安靜。她仍然抱定一個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老主意。境內人個個都弄得衣食富足，外面更是不與別人相爭。所以她治下的數州，無形中受了莫大的恩惠。陳氏得了天下，她見中國有主，就命兒子馮僕到丹陽去朝貢。這時馮僕年方九歲，帶着部下入朝。陳武帝見他母子深明大義，又能保全地方，非常歡喜，就拜僕爲陽春郡太守。

廣州刺史歐陽紇（厂正），在廣州做了多年的官，人也很有才幹，陳朝初年來了一道公文，將他調進京去做將軍。他本人倒也隨便，無奈手下的人多不願意，勸他不要聽命，你一句他一句，都拿利害來動他。他一時心不自主，也就反抗起來。這時馮僕年紀很小，歐陽紇把他請去說朝廷如何不好，勸他加入，同去反抗官軍，並且許了他許多好處。馮僕自小受母親的教育，那敢自專，就差人來向夫人請示辦法。你想這位夫人治家治國，何等的高明，那裏肯同他上當，一面打發來人回去，告訴她

兒子：『你去告訴吾子，我祇知道上忠國家，下保鄉土，自幼到如今，不知經了多少事變，不能因爲一個兒子的生死，便和別人造反，要想我來贊成，是萬萬不能的。』一面調集人馬，把要口守住。陳朝聞報，派了大將軍章昭達相會。歐陽紇知道來兵必走水路，把一些要口都修上堅固水柵。水柵外邊又用竹籠子裝滿石頭，層層放入水中，好像封鎖海口一般。這邊章昭達雖有多少水師，奈何大船不能進口，要想泊近水柵，更是不成的，終日悶悶不樂，無計可施。那日夫人忽然遣了一班海邊水

手，前到章將軍處去投効。這些水手全是海邊生長，能在水中自由往來的。夫人來信說明破壞封鎖的方法。昭達見信大喜，叫到『妙呀妙呀！真不愧是一位女界英雄呀！』當時傳下令去，叫水手們人人口中銜一把鋼刀，泅近竹籠時一齊將竹籠砍破，不得有誤。數百水手跳入水中，橫衝直砍，水棚外的竹籠那裏經當得起，一時掃得個乾淨。不要一刻工夫，大船靠近水棚，立刻把水棚打破。夫人的陸軍在內，章昭達的水師在外，裏外夾攻，把歐陽紇打得走頭無路，不久就被他們擒住。大亂



平定，馮僕也早早逃回，向母親面前領罪。這次廣州大亂，若不是夫人用計將水柵攻破，章昭達就有十萬大兵，敢說也是無用。章昭達星夜報知朝廷，陳主大喜。因為夫人功勞很大，馮僕也始終並未從逆（指歐陽紇），就封僕為信都侯，平越中郎將，官拜石龍太守。又派人去冊封夫人為高梁郡中郎將，石龍太夫人，賞賜她的珍物不知多少，內中最特別的是駟馬安車一乘，鼓吹一部，出入用刺史的儀仗。這也是有功必賞應得的酬勞。

陳後主荒於酒色，任用一班小人把國事鬧得極壞。楊

廣帶兵南下，一座江山就輕輕送與楊氏。陳亡之後廣東數州人民，平時久仰夫人威德，大家共尊她爲主，稱她做聖母。夫人保境安民，沒事時教人耕田織布，勤的有賞，懶的有罰。治下的人民個個安居樂業共享太平。這時陳氏亡國的消息傳到廣東，夫人半信半疑。她向來一意保全地方，對中央總是一派恭順，年年都要教人去進貢。陳時她曾經貢過扶南國（南洋國名）產的犀角手杖。這時：隋主（隋音隨，國號，姓楊）想要她歸順，派了一員管（官名）名叫總韋洸，前來安撫各州。還帶著晉王

（楊廣）給她的信，和她昔年進貢的犀角杖。書中說是『陳家已亡，請夫人勿拘小節。若是不信，請驗明犀角杖和發兵的兵符便知。想夫人深明大義，以地方爲重，必不固執已見也。』她見信知道陳氏已亡，想到昔日陳家待遇她的恩厚，不免有今昔之感，因此召集各部首領，設起壇來痛哭了一日，才去歸順。這時馮僕已死，就遣他孫子馮魂前去迎接總管。各路首領見夫人老早的歸順，沒有一人再敢反抗。一時廣東一帶全定，韋洸奏明情由，請封魂爲儀同三司，夫人爲宋康郡夫人。

隋朝初定天下，好些人不肯服從。番禺人王仲宣集合許多兵馬，把韋洸圍住。夫人得信立時叫他孫子馮暄（トコ）去救他。那知馮暄故意慢慢的不進，她聞信大怒，把暄叫回來鎖在獄中，自己却領兵直至南海，將仲宣掃平，救出韋洸。

這時夫人年紀已老，精神却是極好。每次中央差人前來，她總是披甲乘馬，帶兵護送著，使臣巡行州郡。各地首領都來朝參。隋主聞夫人有這般才略見識，驚奇得不得了，下一道旨將馮暄赦出，拜爲羅州刺史，馮盎

（也是夫人之孫）爲高州刺史，追封寶（夫人之夫）爲廣州總管譙（チ一么音喬地名）國公，夫人爲譙國夫人。廣州辦事的官員，長史以下由她委任。有緊要時候，可以由調遣六州兵馬，便宜行事。一個婦女能得朝廷如此信任，歷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罷？皇后送他一套首飾，一套禮服，又有五千段紬帛。到得晚年她是兒孫滿堂。每到年節或者是有大會，她把三朝君主（三朝是梁朝陳朝隋朝）賜給她的物件，都用金匣子裝起來陳列在庭中，指示給她子孫說：

『你們總要盡忠報國。我一身經過三朝，沒有別的好處，對國家祇知道忠心愛國，對地方祇知道保境安民。從不與人家爭權奪利。這些物品都是三朝人主酬勞我的紀念品。你們行事不可違反我意！』

這時番州總管趙訥，貪財害民，蠻民受不了那樣虐待，個個逃入深山。夫人派她府中長史張融，上了一件公事，專說怎麼才可以把蠻夷治好，說得十分詳細。說趙訥如何的暴亂，所以各種蠻夷才逃走。隋主立時把趙訥拿去問罪，就派她做一員招撫使。她親自帶着詔書到

各處去演說，勸他們早早回家。她所到的地方，蠻民都望風下拜。沒有一個不感她恩德的。隋主賜她臨振縣一千五百戶爲湯沐邑，死後封爲誠敬夫人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  
廿一年十月

女英雄（二冊）

初版  
再版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校訂者

張更生

陳筑山  
熊佛西  
趙水澄  
堵述初

中華民國教育促進會  
瞿菊農  
熊子滌  
謝剛主

出版者  
臨刷者  
發行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攝華印書局  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